

资华筠 自传

ZHONGGUO
ZUOJIA
YISHUJIA
ZHUANJI
WENXUE
GONGSHU



舞蹈和我

中国作家艺术家
文学传记丛书

舞蹈和我

· 资华筠自传 ·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成都

责任编辑：徐 靖

封面设计：戴 卫

版面设计：杨 桦

书名 舞蹈和我

作者 资华筠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7年7月第一版 开本787×960 1/32

1987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6.375

印数 1—6,300 册 字数 108 千

ISBN7—5411—0042—0/I·43

统一书号：10374·407

定价：1.26元

资华筠

ZHONGGUO

ZUOJIA YISHUJIA ZHUANJI WENXUE CONGSHU

·中国作家艺术家传记文学丛书·



资华筠近照



资华筠青年时代



1978年访墨西哥时同法国总统会见



资华筠(右一)与周总理合影
摄于1962年



叶浅予为资华筠作画并
题词：“敦煌有飞天，
华筠能舞之”

1954 年首次
演出时摄



1959 年跳荷花舞时摄



新疆打鼓舞剧照

1962 年跳《白
孔雀》舞时摄





9岁学习芭蕾舞时摄



资华筠(前排中)在少年舞蹈班练功。



1964年资华筠(中)教柬埔寨帕花黛维公主跳孔雀舞。



资华筠在苏联夏令营

序

《舞蹈和我》和我

冯骥才

近来，我常常有种惶惑感。总觉得自己站在一个看不见的路口上，东西南北来的人，向东西南北走去，有的照直，有的拐弯，有的掉头折返。我呢？有时不单看不出路，来路也模糊不清。我想朝别人叫，可谁也不理我，各忙自己的行程。忽然一个快乐女子，跳着轻盈的舞步过来，一拍我肩膀。

“什么？”我说。

她递给我一本小小的书。

给书做什么？消闲读物还是人生指南？我的问话还没离开舌尖，她却一跳跑了。这一跳勾起我沉在记忆、依然清晰的形象：当年《孔雀舞》中的资华筠。她一次又一次谢幕之后，就是这样

一扭身跑掉的。

打开书一看，人名、照片，没错，是她。书名是《舞蹈和我》。但《舞蹈和我》和我有什么联系？我奇怪。可是把这书看过，感觉就是两样了。原来世界上更深刻的联系往往并非直接的。

二

每人都有一个梯子，往上登。人人都一样，名人也不例外。没有通向名人的梯子。名人？不过他登得高些，显眼，众人都能看见罢了。登梯子时，人人都用力，最终的差别不过是，有人不肯尽力，有人尽量做到力所能及，有人还要朝力所能及的高度再使一把劲儿。

傻瓜幻想着一下子蹦到那高处去，傻瓜才以为付出的辛劳，仅仅是流汗、老茧、起早摸黑，傻瓜才请你开一张成名的秘方。

她懂得此中的深意，因此她没有开秘方，没画那种不中用的罗盘，没指给人一条无法仿效模拟的“走向成功之路”。她只是坦白写了自己。看上去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的多半生，实际上正是一个普普通通人的多半生。没有突兀，没有险变，每个人都不难联想到自己，但只要是有心人，就能悟到某些关节地方，她比自己多了一些

什么。难又不难，不难又难。这中间才潜藏着人生的哲理。她偏偏又不肯点明，大概她厌烦说教，或者由于她并不是吃“墨水饭”的，没有那种动辄教导别人的职业病。人类发明文字，是用来解剖世界和解剖自己的。她用这种原始功能写东西，没料到竟使文章反朴归真。

这样，人们便能从这书中结识到一个朋友。这朋友热情、性急、聪明、敏捷，认真得有点犯傻，单纯得有点简单，精力过剩而使人不免觉得有些浪费。有人也许会想，在文艺圈子里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人还能单纯？她的文字没有半点虚假，我认识的资华筠就这样。有时我们搞点恶作剧，使她上了当，至今恐怕她还不知道。

三

人到四十五，就算划了个圈，围上自己。圈里边存的东西，够吃一辈子；资格和资历是管饱的。偏偏她不喜欢这种世俗的闲适，总要往圈外跳。问我、问张贤亮、问何士光、问别人，她写作有没有可能。她写了不少东西，写作的三个要素：一是真诚，二是一任自然，三是语言不费力。她都具备。甚至是她文章的特色，怎么不能写？尽管她还不善于用笔挖掘什么，写起来太随

意，太轻松、太流畅。她一只脚踏进写作，另一只还在外边，大概这脚还在舞台上。都说脚踩两只船儿不好，我看这样倒不错。多一只船，多一条航道，多一个去处。如果有一天，她决心上我们这条船上，我们都会欢迎，来了一个多么快活的伙伴！

说到快活，她当然是快活的，这不仅是她的天性，还因为她有好几条道儿可以走。

翻过这本书，我那站在什么十字路口上的一时的犹豫，陡然没了。天地这么宽阔，还有那么多的事等待我们去做，我突然燃起那么强烈的工作欲，生命的意义突然变得这样具体——这正是这本小书给我的。应该谢谢她！

1985年8月11日于天津

目 录

序

冯骥才

初次和舞蹈结缘.....	(1)
严母慈父.....	(8)
难忘的南开中学.....	(22)
走向舞蹈生涯.....	(29)
幸福的少年班.....	(36)
一所特殊的艺术大学.....	(46)
我爱《飞天》.....	(55)
波折和苦恼.....	(66)
我的家.....	(77)
恩师李少春.....	(89)
才能的摇篮.....	(97)
啊! 烛光.....	(105)
暴风雨后的长虹.....	(114)
“请把颂歌留给生者”.....	(124)
在陈翰笙教授那里学习.....	(131)

交流、汲取、思考	(149)
怎样来划这个“句号”呢?	(169)
我的业余写作	(184)
锤炼艺术与艺术锤炼	(195)

初次和舞蹈结缘

如果有谁问起我是怎样走向舞蹈生涯的，我总要从我的钢琴老师说起。

我六岁开始学钢琴，老师是刘金定。她毕业于燕京大学音乐系，在天津是个很有名望的钢琴教师。她的不少学生后来成了优秀的钢琴家。我是个顽皮而不用功的学生，很难坐得住好好练琴，由于接受能力不算迟钝，还能顺利地跟上进度。

九岁时，有一天我去上钢琴课，刘老师笑着对我说：

“今天我带你去见一个俄国老太太——想让你跟她学芭蕾舞。”

“什么是芭蕾舞？”我好奇地问。

“就是脚尖舞……”

刘老师顾不上详细解释，拉着我的手就走。到了街上，我忽然害怕起来，“啊呀！妈妈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学芭蕾舞缴学费怎么办？”

舞蹈老师的家离刘老师家不远——都在小白

楼区。没走一会儿就到了。我只记得那是一座老式楼房，楼梯很暗，在二楼的一扇门前挂着一块铜牌子，上面用英文刻着：瓦谭柯芭蕾舞学校。进门以后才知道这所谓的“芭蕾舞学校”不过是一间四十多平米的大房间。屋里摆满了活动把杆，许多比我大几岁的女孩子们正扶着把杆，合着钢琴声作着统一的动作。

由于我们的到来，钢琴声嘎然而止。这时只见一个棕发、浓妆的外国老太太离开钢琴座位，向我们走来。她就是芭蕾舞老师瓦谭柯。刘老师小声地用英文和她说了几句话，又指了指我。瓦谭柯好象早就知道这件事似的，向我挤了挤眼睛，把我拉到把杆旁边，塞在一个大姐姐后面。我立即领会了，这是要我参加她们一起练。这时我才发现，她们每人穿着一双包脚的软底舞鞋，我呢，没有练舞鞋怎么办？于是我不假思索地甩掉脚上的皮鞋，穿着袜子跟着大姐姐们一起练起来。

至今，我仍然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第一个动作是怎么开始的：我照着前面人的样子，把两只脚站成一个横“一”字，脚跟紧紧地挨在一起，两腿绷直，然后膝盖对着脚尖往下蹲，一直蹲到底……以后还有用脚尖在地上划圆圈、弯腰、踢腿等等……我尽力模仿着前面大姐姐的动作，自认为还能跟得上，只是奇怪为什么人家练得满头大汗，我却一滴汗也没有？后来我才逐渐明白，照

猫画虎，不得要领是不会练出汗来的。

练完把杆，老师让我坐在一旁看人家作离把练习。有几个大姐姐穿上另一种鞋，真的立起了足尖，作着各种姿势，有人还能转圈转得很快……

“啊！芭蕾舞真好看！”我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下课以后，瓦谭柯和刘老师又说了好一会儿话，我只在她们看着我：“Her legs……”时，猜想她们大概在议论我的腿吧！不一会儿，那个俄国老太太跑过来在我的额头上亲了一下说：“See you Thursday！”（星期四见）刘老师会心地笑了，就把我匆匆地领回她家。她把琴谱装在我书包里，又用手绢擦去芭蕾舞老师留在我额头上的口红印迹，然后嘱咐我说：

“这件事回去别告诉你母亲，就说刘先生说钢琴课再加一次，星期四还得上课。”

“学芭蕾舞要缴学费吧？”

“我已经给你垫上了。”

我似乎还有许多问题，可刘老师却催我赶快回家，因为已经超过了时间，回家迟了会挨说的。

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刘老师终于向母亲披露了这个秘密，并且请母亲亲临现场，观看了我们的芭蕾课。母亲发现在全班的学生中，我年岁最小，而且几乎只有我是无人接送的（别人不是有阿姨陪同，就是有小汽车接送）。我因为有刘老师承担责任，心里并不恐慌，只是焦急地等待